

都市生活

他们年龄在22-32岁,从事着不同的职业,拿着不一样的薪水,拥有不同的出身,却同样开始为房而愁。随着谈婚论嫁年龄的到来,在“先买房,还是先结婚”,在“嫁给房子,还是嫁给爱情”的纠缠之中,最终为“无房不嫁”的观念所屈服,沦为房奴。

费溪和刘艺昆当街叙上了旧

第二天下午,惦记着办暂住证的事,费溪从公司请了假。在他租住小区的居委会,交上钱办理完他和易萧萧的暂住证,费溪疾步向他租住的房子方向走来。只有几个人偶尔路过的小巷子里,收废品的小贩不厌其烦地用扩音器播放着提前录制好的吆喝声。

猛然间,陷入沉思中的费溪感觉似乎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喊他。就当费溪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经错乱的时候,大学同学刘艺昆的身影跳进了他的视野里。稳了稳依旧在晃动着的身体站定了当地,费溪笑着等快步奔过来的刘艺昆。当他伸手欲捶刘艺昆时,刚刚走近他的刘艺昆却嬉笑着先他结实地砸了他几拳头。

“好个你小子,大学毕业后没见你的影子,整天混啥呢,也不和哥们说说。”“呵呵……你不是回家了吗,怎么又回来了。上次蒙晓瑞还说我老舅给你在你们那的团委安排了个工作。”

“蒙晓瑞,这小子,你们最近还有联系?我现在在麦城这边学习,刚过来看了一个高中时的同学,真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你了。”“是啊,我也纳闷呢,听着声音很熟悉,我还说呢,在麦城我没几个朋友,谁想到是你个老小子啊。”

“嘿嘿,怎么样,毕业后混得还行吧。还和易萧萧在一块啊,你们有些年头了。怎么着,还不结婚?”“结婚,扯淡的事,还没想呢。现在连根房子毛都没买着,怎么结婚,你怎么样,看你小子油光满面的,混得不穿啊。”

一来二去,费溪和刘艺昆当街叙上了旧。沉浸在同宿舍铁哥们意外相逢里,他们忘却了时间以及要忙活的正经事。如果不是刘艺昆的手机响起,估计他们一时半会儿



还说不完。

“喂……嗯……好,好……我马上就回去。”刘艺昆转过身接完了电话。

“费溪,我要赶回麦城八一招待所,不和你多聊了,你小子结婚时别忘了我。我可是你和易萧萧的证婚人啊。”说着这些话,刘艺昆迈要离开的前脚。

“哪能啊,没问题,结婚一定给你电话,电话还没变吧。”“没有,你有事直接找我就行。什么时候去绥城给我电话,我好好招待你。我得马上赶回去,刚才一起来的同事说下午要培训。要不,咱们今晚就好好聊聊了。”

“那行,我也不留你了,下次你再过来提前给我个电话。净顾着和你说话了,我就在这前边那楼上住,蒙晓瑞也住在里面,我们一起合租的房子。”“好,下次过来,找你们俩喝酒,见了易萧萧、蒙晓瑞问好了,蒙晓瑞和陈琳娜还在一起吗?”

“我靠,你小子,怎么一来就没别的,是不是祈祷我们这些人都成孤家寡人开心啊。”费溪嬉笑着和刘艺昆说完了这句话。

刘艺昆没有再和费溪闲侃下去。临别前,他冒出一句话让费溪在回家的路上揣摩了半天。

“那倒不是,前些日子,我在网上遇上蒙晓瑞。从他和我聊天的语气里,感觉他和陈琳娜要分手。你既然不知道就别多问了,当做不知道吧。”

既然知道了,费溪又怎么可能当做不知道呢。整天和蒙晓瑞他们在一个房子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,也没见蒙晓瑞和陈琳娜争啥,怎么会有分手的事呢。费溪有些百思不得其解地思考着打开了房门。

2

白领婚姻

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,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: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;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;丈夫不抵家外诱惑,十年婚姻几近崩盘;生母非但不调解,还挥鞭女儿离婚,过“独立自主”的生活;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,一再选择沉默……三代女人,心事万千。

桂雅丽知道自己不可能说服女儿

“小欣,你告诉妈妈,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你都要对我说实话……”蔡小欣一咬牙:“妈,我不能和马国庆结婚。”“你的新房都装修好了,人家马国庆那点儿对不起你,你这么对待他……”“这个世界上有值得我爱的男人,值得我为他牺牲,为他奉献……”“谁,是谁?”“他不是马国庆那样的人,他没有钱,没有房子,他一无所有,可我爱他。”女儿一字一顿,“我、爱、他。”

桂雅丽呆若木鸡。“妈,你要和老罗结婚的时候我阻拦过你吗?我祝福你,希望你过得好,你为什么不向我学学。祝福我。”

桂雅丽望着女儿,她知道自己不可能说服女儿,她没有这个力量,唯一的办法就是随她去,爱怎么样怎么样。桂雅丽静静地立了一会儿,转过身慢慢走开。蔡小欣一直看着妈妈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,扭身走了。

严立达在家里收拾自己的东西,主要是书,已经装满了三个纸盒子了。他接到蔡小欣打来的电话,问他在干什么,他说在收拾东西。“你还不知道吧,罗想病了,住院了。”严立达以为蔡小欣在开玩笑。蔡小欣直截了当地说:“你老婆可能得癌症了。”

罗想一眼看到严立达站在病房门口,愣了。两个人四目相对。严立达走到病床前:“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?啊?!”

罗想不说话。“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夫妻,你不该瞒着我,你也瞒不了我呀!”“……其实,用不了多久,我们俩就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。”“什么意思?”“我死了,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呢。”



“你干吗要说这种话,这么说有什么好处。”“好处?我要好处干什么。我告诉你严立达,我已经想过了,你和我,也许咱们可以省去离婚的麻烦,只是你需要有点儿耐心,成吗?”严立达咬牙不语。“或者你等不了,还是想离婚?那也没问题,我可以满足你。不过我得问问医生,什么时候我可以请假出去半天,我估计半天的时间就够了,最好你能先去办事处,预约一下,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服务。”她歪着脑袋想了想。“对,其实这样更好,更痛快,我一个人走,没有任何牵挂。”

“你说完了吗?你要是说完了就听我说两句,可不可以?”“当然,可以。”“好,那我告诉你,我也已经想过了,决定了,我不离婚。”

罗想怔怔地注视严立达:“为什么?”“还用说为什么吗?”

马国庆坐在罗湛家客厅的沙发上,桂雅丽坐在他对面,尴尬地笑了笑。“您见到小欣了?”马国庆问。“是,在医院,老罗的女儿得了癌症。”“听说了。”

桂雅丽显得很难过:“小欣她怎么样?”“她……匆匆忙忙的,什么也没来得及说她就又跑了。”马国庆沉吟了一下:“您不知道她上哪儿去了?”“我……她……我不清楚。”“那我替她告诉您吧,她爱上了一个人。”

桂雅丽惊讶地瞪大眼睛:“你知道啊!”马国庆点点头。桂雅丽随即提出一连串的问题:你见到她了?她说些什么?她还结婚吗?那个人是怎么回事儿?

“那个人不会和小欣结婚。那

45

悬疑推理

一名醉酒司机开夜车造成一场车祸,死者恰好在死前刚刚买过巨额保险,是骗保?是凶杀?一名普通儿童,一夜之间坐拥价值数十亿的巨额股份,但本人却神秘失踪,是遭绑架?是被拐卖?看似毫无关联的一连串案件,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,最后引发一场总金额高达2700亿的惊天巨案……

韩峰一看到梁兴盛的家属心就软了

下湾开发区,原本是市里最大的一片规划开发区,被某巨型开发商承包规划修建。谁知道,建至一半,便有人举报,开发商大量使用劣质钢材和水泥。这件事被媒体曝光后,开发集团的负责人携巨款潜逃,开发区里留下大片的烂尾楼。市里也想重新开发,可一直没人敢接,一方面要大量的投资,而另一方面要将原来的楼房全部爆破,算完这笔费用,就没有多少利润了。当时正值市政府换届,于是开发区的事就拖了下来,一拖便是六年。

这六年里,那些房屋就成了流浪汉、拾荒者、乞丐们的栖身之所。人越聚越多,很快楼房便住不下了,楼房周围就有了用木板搭建的小房间。一进开发区,便闻到恶臭、腐朽而令人作呕的气息。

车开到下湾开发区附近,那路几乎就不能通车了。他们下车时,不少衣衫褴褛的人好奇地打量着他们,韩峰还以为自己到了丐帮的地盘呢。果然,韩峰第一眼看到梁兴盛的家属心就软了。他惊叹这座城市里,居然还有可以和他住的地方媲美的住所。不足十平方米的破木屋,除了一张床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梁兴盛的妻子卢芳和她的儿子梁小童就挤在这破旧的小屋内。韩峰大吃一惊,就算再不济,毕竟梁兴盛也是一家公司的老板,他的家怎会破落到这种地步。询问后才知,原来,梁兴盛早年得意时,养了个情人,回家经常打骂妻儿。梁妻一怒之下,带着儿子离开了梁家。没多久,梁的公司经营状况急转直下,而他的情人把他的积蓄榨干后,不辞而别,梁兴盛真的变得一无所有了。

梁妻文化不高,城里也没有亲戚,只好靠捡垃圾维持生计;梁小童今年十岁,平日便



与妈妈一起捡垃圾,靠微薄的收入继续读书。

韩峰被感动了。五十万数字不大,但无疑足够改变这母子俩的生活。潘可欣愤愤地说:“虽然他们的遭遇值得同情,但一桩是一桩。我私人人都可以拿出一部分钱资助他们,但是如果确认梁兴盛是骗保,我们公司是一分钱都不会赔的。”

韩峰看着破旧的四壁,又看看卢芳,她的衣服很旧,但是很干净,三十多岁的女人,正有股成熟女人的味道,身材绝不比潘可欣差。谈话中,卢芳一直嘤嘤抽泣,不过这样子倒也令人爱怜。梁小童,头发黑而浓密,那短发就如钢针扎在头上,眉毛几乎连成一字,尘埃遮不住稚气的脸庞。他咬着牙一直没哭,眼睛里透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。当韩峰问他时,他答道:“他不是我爸爸,我没这样的父亲。”卢芳边骂梁小童,边抱着小童哭。

韩峰看了梁小童一眼,觉得这个小孩很不寻常。“或许,这就是命运对一个人的改变吧。拥有这样一个童年,今后会变成什么样呢?”

离开时,韩峰叹息道:“唉,人死不能复生,不管他犯了多大的过错,都随着他而去了。何况,说不定,他还为你们留下了一些惊喜呢。”

卢芳还想问什么,韩峰与潘可欣匆匆走了。潘可欣道:“现在你见过死者家属了,说吧,你都查到些什么?”

“很抱歉,潘小姐,我觉得这确实是一起事故,意外事故。”

潘可欣咬牙切齿地说道:“好!我们会派自己的调查员去查。”说完,不再理韩峰,径直走了。韩峰回味着,卢芳身上的体香清新淳朴,这可是潘可欣身上那些香水味比不上的。

5

人物传记

郎朗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青年钢琴家,郎朗对于“竞争”、“赢”、“第一”、“梦想”、“牺牲”、“坚持”等理念在他成功路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作了坦率的陈述,这种对于成功的狂热渴望与破釜沉舟的追求,对于望子成龙的家长、渴望成功的年轻人,极具启示性和参照性。

年轻的冯老师给了我很多鼓励

贝多芬也是我崇拜的偶像。他很严肃,和父亲一样严肃。父亲和贝多芬都从来都不笑,他们没时间,也没耐性去聚会、开玩笑、看动画片。对贝多芬来说,音乐是至高无上的。父亲和贝多芬一样不善与人相处,和音乐倒更能心心相通。

我为所有这些作曲家编造出历险故事,就像孙悟空为我编造出历险故事一样。然而,尽管我头脑很活跃,手指很忙碌,尽管我迫切想学习更多的音乐,想征服越来越艰深的曲子,我在学校里还是极度害羞。我感到自己和别人不同。我确实和别人不同,没有社交技巧,说话笨拙。有时,当我和同龄人在一起觉得不舒服的时候,我会闭上眼睛,聆听我脑袋里的音乐。我心中的一个秘密是幻想这辈子永远和学校不沾边。

在这个时候,冯老师出现了。她和其他老师不同。她还年轻,可能不出二十六七岁,而且还很漂亮。她并不遵循中国传统的教学方式——她既不严格,又不苛刻。相反,她和蔼可亲,她用她的善良把我解救出来。和朱教授一样,她恰恰在最合适的时刻出现在我的生活中。冯老师让六岁半、极内向的我变得活泼外向,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。她看出来了,从外表看我很羞怯,但其实不然。事实上,我喜欢人多。冯老师让我个性中不为人知的那部分得以重见天日。

她说:“郎朗,大声说出你的答案,一定不要害怕。你脑子很好使,声音也很洪亮。你一定要学会表达你心中知道的东西。”

在那个时候,除了音乐,我并不想表达任何东西。我害怕在其他孩子面前出丑。



冯老师告诉我:“郎朗,你是个聪明的男孩子。你得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。”

我说:“我情愿什么都不说。”“你没有选择。当我问你一个问题时,你得走到教室前面,面对全班同学回答。一开始也许你会感到不自在,但你会习惯的。你会做得好的。”

她没说错。她逼着我张嘴说话,在这过程中也向我证明我并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。很多答案我都知道,也可以清楚地陈述出来,我的同班同学也愿意听我的陈述。这样做的次数越多,我就越感到轻松自如。如果我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弹钢琴,那我也应该可以在公开场合上说话。

冯老师把学生干部分成三等。我很自豪地在我的衣袖上带上了两道杠,因为我负责音乐。我们班演唱时我会伴奏,我还会挑选曲目,为学校表演。其他老师不支持我提前放学回家练琴,冯老师却鼓励我这样去做。

她有很深厚的中国文

化修养。她教我们念唐诗和宋词。那些诗词表达了渴望和失落的情绪,它们的韵律在我听来就像音乐。它们和音乐有同样的力量,能给我鼓舞,让我激动。

冯老师常说:“每个人都有才能,你要做的就是去发现你的特殊才能是什么。”如果哪个同学把一幅画、一首诗,或什么特别的东西带到课堂上,她就会奖给那个同学额外的金色的星星。如果你跑得快,或是体操玩得

14